



□师文静

10月26日,中央广播电视台首档喜剧传承类综艺《金牌喜剧班》官宣,陈佩斯作为首席金牌导师亮相。消息不可谓不重磅,话题一出,就迅速登上了各种热搜。

陈佩斯1998年离开春晚阔别央视后,被人们挂念了20多年,观众们几十年对其念念不忘,除了他的姿态,无非是因为在喜剧领域他是独一无二的,他的喜剧优雅又温柔,里面有让观众敬佩得五体投地的高级感。

20多年,看似沧海桑田,很多人甚至还要对他发出一声“廉颇老矣”的叹息,又要见面的陈佩斯,其实一直没有离开大众视野。

2018年,知乎上有个问题是“陈佩斯最近在干什么”,标签是“喜剧工作者”的陈佩斯本尊回答了这个问题,他说:“晚上《戏台》的演出就要开始了,这次一口气走十个城市:南京、慈溪、福州……小年儿的封箱戏又回到北京,正好东西南北中占全了。”2018年底已演了两百多场《戏台》,陈佩斯却说巡演中他是“一场一场,一个动作,一句词儿地改毛病”,因为要想表演水平长进,就得年复一年地挥汗,为的就是观众的一片笑声、一个“好”……

这个回答谦虚得如同刚步入戏剧舞台的年轻人,其实此时陈佩斯已在话剧舞台上再次“封神”,取得了剧场座率和口碑上的双赢。他的《托儿》《亲戚朋友好算账》《阳台》《阿斗》《老宅》都是响当当的独树一帜的喜剧作品。《托儿》《亲戚朋友好算账》《阳台》三部戏在2012年票房达到6000万元,他早已把戏剧当做事业和产业来做,还培养了一大批年轻喜剧人,包括自己的儿子陈大愚。

陈佩斯又编又导的话剧《阳台》被一些高校选作教学案例,这部舞台喜剧也是陈佩斯式幽默的集大成者,代表了他在喜剧艺术上的成就。在《阳台》中,陈佩斯让结构喜剧这一题材,真正扎根于本土。《阳台》中一个房间内,一天一夜的时间线中,6个人物、4条线索相互交织互相影响推进,巧合、误会、困境等喜剧技巧将故事编织得细腻巧妙,它的创作技巧、主题挖掘、时代意义均达到了结构喜剧一流作品的水准。《阳台》实现了喜剧作品中“戏保人”,为演员们的表演提供了坚实的依靠,又不限定每位演员的表演空间,真正实现了精彩的是“戏”。

《戏台》更是演到场场爆满。它将喜剧和京剧、戏曲融合在一起,演绎了一段乱世之中求生存的戏班子故事,这是一个寓庄于谐、老百姓都能看懂的寓言。陈佩斯说,它最吸引观众的理由,是它把一个像寓言一样的故事完美地和现实结合起来,从一个一百年前的故事,用寓言的方式读出我们现代的因素。这部戏好看到被誉为“当代舞台喜剧的又一座高峰”。陈佩斯能把喜剧电影、小品和话剧都做到极致。

如果你喜欢看短视频,定能从短视频平台上看到陈佩斯。今年开始,陈佩斯和儿子陈大愚认认真真拍摄各种喜剧小故事,题材接地气,表达新颖,能引发年轻观众的共鸣。陈佩斯和陈大愚拍过紧跟时事的《口罩》《买菜》等喜剧段子,陈大愚曾透露在家拍短视频“全剧组只有两个人”,系列短片的编剧、导演、摄影、灯光、道具、剪辑、演员全都是他和父亲陈佩斯两个人搞定,表演更是走位、试镜、回看、调整样样不能少。因为除了专业表演,一小段喜剧节目能否抓住观众,还要看里面有多少爆点、包袱,是否有真正的幽默感。

大家怀念陈佩斯,怀念那个属于陈佩斯的喜剧黄金时代,是因为他的作品《吃面条》《羊肉串》《主角与配角》《警察与小偷》等在一些观众心目中已“封神”,深深刻在大众的记忆中。与情景喜剧《我爱我家》一样,成为当下时代只能膜拜的艺术作品。无论是早年还是现在,陈佩斯一直坚持的观点就是,喜剧存在一个价值的判断,一个道德的判断,这个判断存在于喜剧的艺术形式和观众之间。陈佩斯回归到大众媒体,大家更愿意看到的是他能带来更多的关于喜剧艺术的思考。

陈佩斯的一生中,阔别春晚已成了他重要的人生分界线,从年富力强到鬓发苍苍的耳顺之年,中间隔着的

是小品艺术创作的时代变迁,隔着的是一波又一波升起又陨落的喜剧笑星,也

隔着大众审美趣味和“笑点”的更迭流变。陈

佩斯再次借助大媒体平台回归大众视野,是很多人眼中掺杂着复杂情感的“活久见”。

66岁的陈佩斯接受采访时,依然认为自己的艺术黄金期还没有到来,还需要再过几年。对于他来说,黄金期肯定不是演员能取得的名和利,而是在喜剧作品创作上的“黄金期”。人们如此真切地期望他再次带着喜剧作品回归,也是希望再次看到一个陈佩斯式学院派喜剧作品的“黄金期”,看到他再次赢得大众的喜爱,而观众也能再次捧腹大笑。



□倪自放

作为一部战争题材的电影作品,从故事视角和影片主题而言,《金刚川》都有一点点特别。

就影片主题而言,故事聚焦于1953年夏天的抗美援朝战场,但表现的并不是著名的金城战役,而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准备金城战役环节之金刚川渡河之战,甚至只是渡河之战的修桥、护桥之战。

从故事视角说,影片通过志愿军步兵、美军飞行员、志愿军高炮兵的三个不同视角,反复展现了过桥、护桥、炸桥、修桥四个叙事章节。多视角表现同一事件虽然并不是《金刚川》的独创,比如《敦刻尔克》也有类似的表达,但在国产军事大片中,《金刚川》的多视角叙事还算新鲜。

这样有点特别的表达方式,也有部分观众表达了不解,比如,没有正面表现大战役,比如,多视角表达有一些重复的镜头。

理解《金刚川》这样略显特别的表达方式,可以从影片的主题曲中找到答案。

电影《金刚川》的《英雄赞歌》主题曲MV,改编自电影《英雄儿女》插曲《英雄赞歌》。由原曲作者刘炽先生的女儿刘云云担任监制,著名音乐制作人于飞领衔实力唱将谭维维、著名小提琴演奏家吕思清、著名钢琴家陈萨,中国歌剧院交响乐团,国际首席爱乐合唱团,电影领衔主演张译、吴京、李九霄、魏晨,特别出演邓超,演员张承等人共同演绎。伴随《金刚川》中志愿军战士们的动人画面,整首《英雄赞歌》在激扬片段和抒情段落穿插、转换,像是和平年代一次对英烈们的深沉致敬。

《英雄赞歌》的歌词,也能解释《金刚川》的主题,“为什么战旗美如画,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。为什么大地春常在,英雄的生命开鲜花。”电影《金刚川》的“金刚川”是战事发生地,而影片的英文片名《The Sacrifice》,直译出来则是《牺牲》。

《英雄赞歌》的第一句歌词是“烽烟滚滚唱英雄”,《金刚川》所做的,就是让观众走近英雄。先烈们不畏牺牲,而《金刚川》把当年“保家卫国,时刻准备”的概念变成了可视化的影像:让更多的年轻人,去了解当年的历史,让历史不再是单独的文字,让大家看到战役可能的景象,当年的志愿军又是多么英勇。并不是战场造就了英雄,而是勇敢的心,电影《金刚川》力图让观众看到战争的残酷,希望人类都不要经历。

《金刚川》以战争亲历者的角度,娓娓道出这段鲜为人知的英雄故事:“那一年,俺们才十七八岁,唯一想的就是通过那座桥,没有一个怕死的。”《金刚川》表现的牺牲,来自多个层面。《金刚川》的震撼,并非在于刻意营造大场面,而是将志愿军战士为了争取时间和空间,如何一次又一次地被逼入绝境,又如何在绝境之中,做出有益于大部队的生死抉择。

李九霄饰演的刘浩班长奔向金城前线,他要为前期已经牺牲的战友拿一个奖章。但因为护桥需要,他所在的连队不得不停在桥边支持工兵连。刘浩班长和他的连长(邓超饰演)离金城战场很远,隆隆的炮声一直在远方。他们所从事的这一切,就是应付突如其来的袭击,就是要把所有参加主攻的大部队运过去。就整部影片和整个战役而言,护桥部分处于一种孤寂的、疏离的氛围里,这是另一种战斗,也是另一种牺牲。

张译饰演的张飞和吴京饰演的关磊,分别负责一个炮位,一个公开,一个隐蔽。为了护桥,他们在绝境中选择公开炮位,特别是在最后的对决环节,张译饰演的张飞点火暴露自己,这样的生死抉择,与《英雄儿女》“向我开炮”式的壮烈并无本质区别,通过全新的拍摄技术与电脑特效,逼真地呈现在银幕之上,从而形成了极为震撼的效果。

诚如《金刚川》导演管虎所言,影片的主题就是牺牲。中国人民志愿军之所以能够在诸多不利条件下和敌军打成胶着状态,最后板门店能签协议,凭的不是武器装备,凭的是勇气和牺牲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《金刚川》不是一个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的故事,而是这些人为了胜利不怕牺牲的故事。这种牺牲的价值特别大,是非常动人的,是不被常人看得见的牺牲,不是酣畅淋漓的大兵团作战。有勇气去记录这种价值,对那些先烈,是一个很好的纪念。

《金刚川》展现的过桥、护桥、炸桥、修桥四个叙事章节,“桥”是核心场景。

关于金刚川上的这座桥,有两点可以说。

其一,关于架起人桥。影片的最后环节,桥不断被敌机炸毁,护桥战士跳进水中,用身体架起桥供战友们过河。有观众对此提出了异议,认为既然可以架起人桥,为何牺牲那么多人去修桥?这就涉及到影片的艺术化处理,当时大部分战士已经过河,少部分部队没有过去,再修桥已经来不及,架起人桥是迫不得已。另外,这一段采用了慢镜头处理,就是一种艺术化的表达。

其二,牺牲的“心桥”。这样的心桥,发生在话务员辛芹和刘浩班长之间。他们同属一个部队,都是四川老乡,惺惺相惜,但他们甚至没有当面说过一句话。用刘浩的话说,“她连我的名字都不晓得,叫个锤子老乡”。他们的心桥,建立在牺牲前的无线电通话里,辛芹说,“前线见,刘浩同志。”这是一个温暖的约定。但是还未来得及离开桥,敌人的轰炸再次来袭,辛芹牺牲在桥上,他们没法在前线见了,刚刚架起的两人的心桥也断了。刘浩后来也牺牲了,带着辛芹“前线见”的约定。这是《金刚川》这个铁血故事中唯一一段男女情感,温暖而悲壮,不激昂,但隽永,记录着《金刚川》故事序列里牺牲的种种。

